

# 又見「杜蘭朵」

王申培

「杜蘭朵公主」是一齣最具中國味道，  
且最容易為中國人所接受的西方歌劇

真巧，這次回國，本是為了參加中央研究院的「自動化會議」。想不到剛好碰上了臺北市的藝術季，並躬逢其盛的聆聽了一齣歌劇：「杜蘭朵公主」。這真是一件令人驚喜的意外收穫。

更巧的是，就在我返國前一個月左右，才在波士頓歌劇院觀賞過由匈牙利女高音依瓦·瑪頓（Eva Marton）和美國男高音傑姆士·馬克圭肯（James McCracken）領銜主演的「杜蘭朵公主」。只是那次印象不佳，非常失望，差一點把我二十多年來留在腦海裏的「杜蘭朵」美好的影子（主要是從聽唱片得來）幾乎一筆抹消。主要是因為女主角過於高大肥壯的體型，男高音卡拉夫過分緊張的表情，管弦樂聲音太暴（尤其是管弦）屢屢壓過聲樂，以及服裝、佈景和導演在情節上處理之不當，加上演員全是西洋臉孔，雖經過刻意的化粧打扮，仍顯得有點格格不入，好像不是在敘述一個發生在中國的故事，因而在感情上，總覺隔了一層。

但這次在臺北市社教館由市立交響樂團演出的「杜蘭朵公主」就給了我截然不同的親切實在的感覺。首先，演出的全是中國人不說，全劇從頭到尾用中文演唱更是可圈可點值得喝采。雖然還有很多地方值得改進，但用中文演唱這齣歌劇的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值得鼓勵的嚐試。

「杜蘭朵公主」全劇共演出六場，由不同的聲樂家分別輪流上場。這

樣能使更多的聲樂家有發揮的機會，是很好的安排。聽說飾演杜蘭朵的邱玉蘭、任蓉和飾演卡拉夫的巴雅林，爲了這次演出，特別從國外不辭千里趕回來，大家不計較排名，不爭角色，合作無間的只期演出成功。這種團結合作的精神，令人感動、令人欽佩。相信也著實爲國內歌劇的發揚和音樂水準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我觀賞的那一場由任蓉主演杜蘭朵公主，巴雅林飾演卡拉夫王子，朱苔麗飾演柳兒。當晚七時半準時開幕。記得當時特別看了看手錶，不錯，準七時半，一分也不差。一開始就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不過，社教館到底不是歌劇院，舞台稍嫌狹窄，且不夠深。但在精心設計下，很多缺點被巧加利用反成了優點。譬如，下陷的交響樂台，觀眾只聞其聲，不見樂團，倒是頂別致的。又如橫跨在交響樂團上面的兩座古色古香的小橋。也給以城門爲背景的舞台添色不少。最妙的是飾演民衆的合唱團（由臺北愛樂合唱團擔任），由於舊台太小的關係，不得不從台下唱到台上，又從台上唱到台下。這一來，把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觀眾彷彿是置身於舞台與演員之中，有身歷其境之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過，全劇中有一很重要的道具——鑼，却只是象徵性掛在那裏，當卡拉夫決心應徵猜謎而毅然敲鑼之時，三聲鑼聲却來自台下的交響樂團，失去了傳真的效果，非常可惜。比較起來，波士頓歌劇院用的是真鑼，效果好得多。而在一開幕時，垂掛在觀眾面前的那幅半透明彩色巨龍，想必是受場地限制權宜的安排，倒也別有一番風味。只是在第二幕與第三幕中間換景時，可隱約聽到幕後有乒乒碰碰敲打的声音，是爲一憾。一般來說，整個服裝和佈景無疑是很「中國」的。不過，公主的服飾稍嫌平淡，應該還可以更華麗、突出一點。而當皇帝出場時，幕應該是一層一層循序拉起，而不是讓人一眼就望到底，失去了深宮的味道。

至於演員方面，不分主角配角都很認真、賣力。音量、音色和情感的

表達都還很稱職。演技也很熟練、自然。仔細一看，那些羣衆個個交頭接耳，煞有其事，不像在演戲，倒真的好像是有一羣老百姓聚集在皇宮面前準備看公主與王子的好戲似的。是一次精彩，有水準的，成功的演出。

但也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譬如：第二幕當卡拉夫答出三個謎，公主却毀約，堅持不肯下嫁時，全劇達到一個很重要的高潮。杜蘭朵藉著我國民謠「茉莉花」的部份旋律，賴皮的，尖聲的唱出：「你這陌生人，你膽敢用暴力使我屈服嗎？顫抖罷！」自己却顫抖著，音域極高，節奏也異於尋常，顯示她內心的抗拒與掙扎。然而卡拉夫深知愛情絕不能有絲毫勉強，因而瀟灑大方地藉著「茉莉花」另一部份的旋律唱出：「不！驕傲的公主，我要妳溶化於愛情的火焰中！」並欣然提議公主若在天亮以前猜到他的名字，他甘願人頭落地。否則公主應心甘情願嫁給他。公主允諾。

這段高潮適時地表現出了全劇的精華所在。觀眾到此會恍然大悟原來卡拉夫並不是個暴虎馮河，色迷心竅，白白送死的匹夫。他有勇、有智，更重要的是他深明愛的真諦，並敢用生命去追求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普契尼處理這段的手法也匠心獨運。他一方面藉著「茉莉花」旋律的一分爲二，將卡拉夫的熱情寬厚和杜蘭朵的冷峻殘酷成強烈的對比。另一方面，却又藉著同一主題將男女主角象徵式地結合在這全劇的靈魂裏，爲後來柳兒之死和杜蘭朵之改變埋下了伏筆。

這段極爲精彩的兩人激烈的爭辯，應該是面對面的互相對唱才對，而不是兩人面向觀眾各唱各的。而歌詞也變成：杜蘭朵非常憤怒地（其實不是憤怒地，應該是倉惶地、無奈地）唱道：「難道你要強搶豪奪害我羔羊入虎口？」卡拉夫：「不！不！妳這刁蠻的丫頭，我只要妳真心愛我！」這一改，在觀眾感受上大打了折扣。

另外，第三幕第一景，當柳兒被嚴刑逼供時，卡拉夫欲挺身向前保護柳兒，「茉莉花」的旋律適時再現，彷彿象徵著橫梗在柳兒與卡拉夫之間

的阻力似的（要不是杜蘭朵，卡拉夫或許會愛上柳兒）。此時杜蘭朵應勒令兵丁將卡拉夫攔阻隔開。這段極爲細膩的情節，完全沒有刻劃出來。這點，波士頓歌劇團則表演得較好。

一般來說，此次藝術季的壓軸好戲「杜蘭朵公主」令人印象最深刻，最有意義，也是最新穎的地方就是在用中文演唱這部份。但，最值得商榷，最值得改進的地方也在於此。由於原劇是用意大利文寫的，翻成中文唱自屬不易。雖然歌詞都已盡量合乎押韻，算得上可琅琅上口，但在「信」、「達」、「雅」原則下，還有很多值得檢討的地方。茲謹試舉幾例，以就教於諸位專家。譬如：第一幕前半段，波斯王子被執行斬首時，幽靈（童音齊唱，由敦化天使兒童合唱團擔任）發生極爲惋惜感嘆之聲，是全劇第一次出現「茉莉花」的旋律，原意是：

「東山之上，鶴鳥在鳴唱，  
但四月天再也看不到花開，雪不再溶化；  
從沙漠到海洋，君不聞千百幽靈低訴的聲音：  
『美麗的公主，來罷，  
花兒終將開！大地將再現光明！』」

這段歌詞被翻成：

「請你莫徬徨！向她呼喚罷！  
追求我們的夢鄉人！向他仰望！向他歌唱！」

在意境與情趣上與原意相去很大。

還有，在第一幕，柳兒因暗戀王子已久，所以當王子問她爲何願隨家父同受苦辛時，她答道：「只因爲你曾對我微笑！」從這段對話衍生出來的兩段極有名的詠嘆調，女高音柳兒唱的「請聽我細訴！」和男高音「柳兒不要哭」中，卡拉夫也曾唱道：「柳兒不要哭，如果當年我確曾向妳微笑過，那麼，爲了那微笑就請聽我說，可憐的孩子，明日父王極可能落單

，請勿離棄他，請代我照顧父王罷！」

可惜這兩段被譯成柳兒：「只因你會對我親切溫柔！」而卡拉夫的唱詞中也漏掉了：「如果當年我確實向你微笑過，……」等語句。要知，「你會對我微笑」和「你會對我親切溫柔」其中意思相差很遠。這一改，把原劇中柳兒的暗戀和單相思之情全部抹殺了，非常可惜。

最可惜的，莫過於最後一幕的最後一景。黎明，號角聲響，大裁判開始。杜蘭朵向國王及羣衆宣稱得知王子的名字。依照事先的約定，這意謂著王子是要被殺頭的！百姓的反應應該是愕然才對！不知一向殘酷的公主會作出什麼來？頓時，空氣應該凝聚了起來才對，宇宙也停止了運轉，大地更屏住了呼吸，靜待公主的宣判，彷彿杜蘭朵口一開，卡拉夫就要人頭落地，北京城上又要平添一縷冤魂似的。然而，公主內心經過了驚濤駭浪的掙扎和脫胎換骨的巨變。先是卡拉夫冒著生命的危險來應徵，接著柳兒更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以維護王子，他們究竟是爲了什麼呢？一向被仇恨蒙蔽了心靈的公主突然像開了竅似地驚訝地發現，人間原來還有愛！而愛的力量居然這麼大！頓時，柳兒之死有如一粒種子之埋於地下，在杜蘭朵冰冷的心田裏，遽然萌發了愛的火花。因而當悲憤至極的卡拉夫怒斥杜蘭朵之殘酷無情並扯下她的面紗，繼之強以熱吻之際，她並沒有抗拒，而寬厚熱情的卡拉夫仍依照諾言在黎明前親自告之名字，隨著「茉莉花」主題的再現，音樂細膩的刻劃出杜蘭朵內心的掙扎與情感的變化。顯然，這一連串「驚濤駭浪」似的掙扎給杜蘭朵帶來「脫胎換骨」似的改變。潛藏在她內心深處的熱情，像火山爆發似的融解了她表面的堅冰。因而在最後最緊要的關頭，她回眸注視卡拉夫，柔情萬種的宣佈道：「他的名字叫做『愛』！」然後，全劇才在民衆如雷般的歡呼和祝福聲中結束。

然而，這最後一景却被演成，一開始杜蘭朵就牽著卡拉夫的手，喜氣洋洋的好像步入結婚禮堂一般。而羣衆也一開始就帶著祝福的歡笑。把整

段的懸疑、緊張和全劇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高潮一筆勾消。這點，就連波士頓歌劇院的導演莎拉·卡威爾（Sarah Caldwell）也沒有掌握好，實在非常可惜。

儘管有上面例舉的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並不影響此次「杜蘭朵公主」演出的成功和價值。尤其像這樣以中國爲背景，具有濃厚中國風格的歌劇，以中文演唱是非常有意義和值得鼓勵的，這樣努力的方向是很正確的。我從小在家姐的薰陶下就喜愛歌劇。二十多年來，耳熟能詳的歌劇不知有多少。但我總覺得，要在中國發揚歌劇，最好從「杜蘭朵公主」著手。並不是我不愛華格納的「唐懷瑟」，也不是我不愛比才的「卡門」，更不是我不愛維爾弟的「阿伊達」，而是我覺得普契尼的「杜蘭朵」最具有中國味道，比較容易爲中國人所接受，也比較容易引起國人普遍對歌劇的興趣。多少人總以爲「杜蘭朵公主」的故事有點怪異荒誕不經。其實，她裏面是有著很深的寓意的。而普契尼一再運用我國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民謠「茉莉花」旋律爲主題，使之貫穿全劇，成爲全劇的靈魂，前後出現共達十次之多！對於像「杜蘭朵公主」這樣集愛恨於一身，具有多重複雜的個性人物，與如此變化多端、曲折離奇的情節，這位最偉大的歌劇大師却運用了連小孩都會哼的，最簡單的「茉莉花」的旋律結構爲主題來表達。這對身爲中國人的我們不特別感到有意思嗎？難怪我國聲樂家吳文修要說：「這樣的歌劇應該讓國內每一個人都聽到。」實在於我心有感焉。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普契尼的另一傑作：「蝴蝶夫人」來。我們的芳鄰——日本每年舉辦一次的「蝴蝶夫人演唱大賽」，經過多年的努力，如今已建立起相當的威望。那楚楚憐人的蝴蝶夫人不知換來了多少人的眼淚，也不知吸引了多少的音樂家。如今全世界的聲樂家莫不以能在「蝴蝶夫人演唱大賽」中得名爲榮。我國女高音辛永秀女士就曾在該項比賽中名列前茅，爲國家爭得了很大的榮譽。日本人能，爲什麼我們就不能？我多

麼地希望在我們中國能舉辦「杜蘭朵公主演唱大賽」。這樣的比賽定能廣為民衆所喜愛，並能激勵出更多優秀的音樂家和具有中國風格的作品。此次「杜蘭朵公主」的演出更加堅定了我這一信念。從演出的熱烈和成功看得出國內的歌劇是越來越普及，民衆欣賞水準也越來越高。我深信，舉辦這樣比賽的時機已越來越成熟。相信在國人共同努力下，在不久的將來全世界的聲樂家都會以到我們中國來參加「杜蘭朵公主演唱大會」為榮。我衷心期待這樣一天的來臨。

註：歌劇原名 Turandot，國內多譯成「杜蘭多」。但我覺得「杜蘭朵」比較有味道，因為普契尼採用中國民謠，將「茉莉花」的旋律注入在歌劇裏，使之貫穿全劇，成為全劇的靈魂，前後出現達十次之多。故而採用「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而譯成「杜蘭朵」。

## 後 記

寫完「又見『杜蘭朵』」後，思潮洶湧澎湃不已，久久不能平息。此刻夜已深，人已靜。整個大地覆蓋著一片皚皚白雪。我抬頭望著窗外皎潔的月色，眼前彷彿又浮現出多情的卡拉夫在月下高歌「公主徹夜未眠」一幕。悠揚的男高音盡情地抒唱著他的愛情和希望。我心中也有著一個希望，好像隨著那起伏不斷的音符，跳躍著，跳躍著，覺得不吐不快，故作此詩以為誌。詩曰：

從冰天雪地的紐英倫到四季如春的寶島  
從異國的美洲大陸到祖國芬芳的泥土上  
從波士頓的歌劇院到臺北市的社教館  
從中研院的「自動化會議」到市交響樂團的指揮棒  
此行是滿載豐收的行囊

天空中閃爍著無數的星光  
我心裏也詠唱著千百朵茉莉花之歌  
胸中跳躍著一個希望

但願

我的希望能乘著那歌聲的翅膀  
飛呀！飛去！  
飛向無際的天空  
飛越遼闊的海洋  
飛過連綿不斷的山巒  
飛向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但願

有朝一日全世界的歌唱好手  
都要到中國來濟濟一堂  
在「杜蘭朵公主」演唱大賽裏  
一展身手把歌聲較量  
唱啊！唱啊！  
唱得山河震撼啊！  
唱得日頭黯然無光！  
唱得蝴蝶相形失色啣！  
唱得雲雀醉迷了方向！

當那美好的一日來臨之時  
祖國芬芳的泥土上將會更加散發出無比的芳香  
因為  
萬千茉莉都將為之心花怒放！

嬌羞的臉兒迎向朝陽  
彷彿  
雨後清新的草地上  
片片油綠的嫩葉  
陪伴著朵朵雪白的茉莉  
粒粒晶瑩的珍珠  
在豔陽下  
含情脈脈的閃爍著動人的光芒

是的我有一個希望  
但願  
我的希望，能乘著那歌聲的翅膀  
飛呀！飛去！  
飛向天邊的雲彩  
飛越大海的胸膛  
飛向萬頭鑽動的寶島  
飛回到我那生長的地方。

寄自麻省東北大學

## 美國王安研究院

### 設漢學研究獎

座落在美國麻州提斯博樓的王安研究院，目前宣佈設置「漢學研究獎」，歡迎海內外學人踴躍申請。

這項研究獎，每名美金二萬五千元一年，研究範圍包括對任何時刻，與我國文化，政治、歷史、經濟、美術有關的任何問題。

\*\*\*\*\*

## 梅花友情

樂仁

近閱顧一樵教授惠泉集（六十年商務）內有贈凌校長及和趙真覺學長詩，乃分別錄下以實友聲：

(一)贈凌竹銘先生鴻勛並賀退休：軒轅黃帝生天水，不息川流難老泉  
太原晉祠有難老泉，早有文章開八代，欣看德業耀雙全。東南建設移西北，  
粵漢完成繼寶天。曾祝孟光花甲壽，更欽瓊島兩神仙。

(二)和趙真覺兄四絕句：良師益友性情真，科學工程知識新，化電聲光  
無限盡，微波原子屈求伸。興業裕民在考工，栽培國本自殷充。一堂濟濟  
多佳士，成竹早知各在胸。畫堂明燭友情親，日月光華東海濱。研討工程  
救祖國，復興文化在人人。室有琴書不染塵，篋藏龜甲自通神。懸知剝復  
周而始，旋轉乾坤冬復春。

附錄 真覺兄「第三屆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回憶」四首：舊友新盟把  
臂真，別來處處故園新。為酬祖國恩無限，萬里飛回薄意伸。工程同志多  
俊彥，規劃周詳器識充，分組侃陳求切要，智珠在握吐心胸。一堂濟濟倍  
相親，經建研磋商淡水濱。克難復國艱辛事，十年樹木百年人。講學兼旬襟  
滿塵，臨歧杯酒倍精神。驪歌珍惜通雲漢，小別重看祖國春。

\*\*\*\*\*